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王文成公全書

(二)

王守仁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書全公成文王

(二)

著仁守王

書叢本基學國

王文成公全書

卷一

語錄一 傳習錄上

先生於大學格物諸說。悉以舊本爲正。蓋先儒所謂誤本者也。愛始聞而駭。旣而疑。已而殫精竭思。參互錯綜。以質於先生。然後知先生之說。若水之寒。若火之熱。斷斷乎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先生明睿天授。然和樂坦易。不事邊幅。人見其少時豪邁不羈。又嘗泛濫於詞章。出入二氏之學。驟聞是說。皆目以爲立異好奇。漫不省究。不知先生居夷三載。處困養靜。精一之功。固已超入聖域。粹然大中至正之歸矣。愛朝夕炙門下。但見先生之道。卽之若易。而仰之愈高。見之若粗。而探之愈精。就之若近。而造之愈益無窮。十餘年來。竟未能窺其藩籬。世之君子。或與先生僅交一面。或猶未聞其警效。或先懷忽易憤激之心。而遽欲於立談之間。傳聞之說。臆斷懸度如之。何其可得也。從遊之士。聞先生之教。往往得一而遺二。見其牝牡驪黃。而棄其所謂千里者。故愛備錄平日之所聞。私以示夫同志。相與考而正之。庶無負先生之教云。門人徐愛書。

愛問。在親民。朱子謂當作新民。後章作新民之文。似亦有據。先生以爲宜從舊本作親民。亦有所據否。先生曰。作新民之新。是自新之民。與在新民之新不同。此豈足爲據。作字却與親字相對。然非親字義。下

面治國平天下處皆於新字無發明。如云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如保赤子，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之類，皆是親字意。親民猶孟子親親仁民之謂，親之卽仁之也。百姓不親，舜使契爲司徒，敬敷五教，所以親之也。堯典克明峻德，便是明明德，以親九族，至平章協和，便是親民，便是明明德於天下。又如孔子言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便是明明德，安百姓便是親民，說親民便是兼教養意，說新民便覺偏了。

愛問：知止而後有定。朱子以爲事物物皆有定理，似與先生之說相戾。先生曰：於事物物上求至善，却是義外也。至善是心之本體，只是明明德到至精至一處，便是。然亦未嘗離却事物。本註所謂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得之。

愛問：至善只求諸心，恐於天下事理有不能盡。先生曰：心卽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愛曰：如事父之孝，事君之忠，交友之信，治民之仁，其間有許多理，在恐亦不可不察。先生嘆曰：此說之蔽久矣。豈一語所能悟？今姑就所問者言之。且如事父不成，去父上求箇孝的理，事君不成，去君上求箇忠的理，交友治民不成，去友上民上求箇信與仁的理，都只在此心。心卽理也。此心無私欲之蔽，卽是天理，不須外面添一分。以此純乎天理之心，發之事父，便是孝，發之事君，便是忠，發之交友治民，便是信與仁。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愛曰：聞先生如此說，愛已覺有省悟處，但舊說纏於胸中，尙有未脫然者。如事父一事，其間溫清定省之類，有許多節目，不亦須講求否？先生曰：如何不講求？只是有箇頭腦，只是就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講求，就如講求冬溫，也只是要盡此心之孝，恐怕有一毫

人欲間雜。講求夏清也。只是要盡此心之孝。恐怕有一毫人欲間雜。只是講求得此心。此心若無人欲。純是天理。是箇誠於孝親的心。冬時自然思量父母的寒。便自要去求箇溫的道理。夏時自然思量父的熱。便自要去求箇清的道理。這都是那誠孝的心發出來的條件。却是須有這誠孝的心。然後有這條件發出來。譬之樹木。這誠孝的心便是根。許多條件便是枝葉。須先有根。然後有枝葉。不是先尋了枝葉。然後去種根。禮記言。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須是有箇深愛做根。便自然如此。

鄭朝朔問。至善亦須有從事物上求者。先生曰。至善只是此心純乎天理之極。便是更於事物上怎生求。且試說幾件看。朝朔曰。且如事親。如何而爲溫清之節。如何而爲奉養之宜。須求箇是當。方是至善。所以有學問思辯之功。先生曰。若只是溫清之節。奉養之宜。可一日二日講之而盡。用得甚學問思辯。惟於溫清時。也只要此心純乎天理之極。奉養時。也只要此心純乎天理之極。此則非有學問思辯之功。將不免於毫釐千里之繆。所以雖在聖人。猶加精一之訓。若只是那些儀節求得是當。便謂至善。卽如今扮戲子。扮得許多溫清奉養的儀節。是當。亦可謂之至善矣。愛於是日。又有省。

愛因未會先生知行合一之訓。與宗賢惟賢往復辯論。未能決。以問於先生。先生曰。試舉看。愛曰。如今人儘有知得父當孝。兄當弟者。却不能孝不能弟。便是知與行分明是兩件。先生曰。此已被私欲隔斷。不是知行的本體了。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聖賢教人知行。正是要復那本體。不是着你只恁的便罷。故大學指箇真知行與人看。說如好好色。如惡惡臭。見好色屬知。好好色屬行。只見那好

色時。已自好了。不是見了後。又立箇心去好。聞惡臭屬知。惡惡臭屬行。只聞那惡臭時。已自惡了。不是聞了後。別立箇心去惡。如鼻塞人。雖見惡臭在前。鼻中不曾聞得。便亦不甚惡。亦只是不曾知臭。就如稱某人知孝。某人知弟。必是其人已曾行孝行弟。方可稱他知孝知弟。不成只是曉得說些孝弟的話。便可稱爲知孝弟。又如知痛。必已自痛了。方知痛。知寒。必已自寒了。知饑。必已自饑了。知行如何。分得開。此便是知行的本體。不曾有私意隔斷的。聖人教人。必要是如此。方可謂之知。不然。只是不曾知。此却是何等緊切着實的工夫。如今苦苦定要說知行做兩箇。是甚麼意。某要說做一箇。是甚麼意。若不知立言宗旨。只管說一箇兩箇。亦有甚用。愛曰。古人說知行做兩箇。亦是要人見箇分曉。一行做知的功夫。一行做行的功夫。卽功夫始有下落。先生曰。此却失了古人宗旨也。某嘗說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會得時。只說一箇知。已自有行在。只說一箇行。已自有知在。古人所以既說一箇知。又說一箇行者。只爲世間有一種人。懵懵懂懂的任意去做。全不解思惟省察。也只是箇冥行妄作。所以必說箇知行。方纔行得是。又有一種人。茫茫蕩蕩。懸空去思索。全不肯着實躬行。也只是箇揣摸影響。所以必說一箇行。方纔知得真。此是古人不得已。補偏救弊的說話。若見得這箇意時。卽一言而足。今人却就將知行分作兩件去做。以爲必先知了。然後能行。我如今且去講習討論。做知的工夫。待知得真了。方去做行的工夫。故遂終身不行。亦遂終身不知。此不是小病痛。其來已非一日矣。某今說箇知行合一。正是對病的藥。又不是某鑿空杜撰。知行本禮原是如此。今若知得宗旨。時卽說兩箇亦不妨。亦只是一箇。若不會宗旨。便說一箇亦濟得甚事。只是閒說話。

愛問。昨聞先生止至善之教。已覺功夫有用力處。但與朱子格物之訓。思之終不能合。先生曰。格物是止至善之功。既知至善。卽知格物矣。愛曰。昨以先生之教。推之格物之說。似亦見得大略。但朱子之訓。其於書之精一。論語之博約。孟子之盡心知性。皆有所證據。以是未能釋然。先生曰。子夏篤信聖人。曾子反求諸己。篤信固亦是。然不如反求之切。今既不得於心。安可狃於舊聞。不求是當。就如朱子。亦尊信程子。至其不得於心處。亦何嘗苟從精一博約盡心。本自與吾說脗合。但未之思耳。朱子格物之訓。未免牽合附會。非其本旨。精是一之功。博是約之功。曰仁。旣明知行合一之說。此可一言而喻。盡心知性。知天。是生知安行事。存心養性事天。是學知利行事。天壽不貳。修身以俟。是困知勉行事。朱子錯訓格物。只爲倒看了此意。以盡心知性爲物。格知至。要初學便去做生知安行事。如何做得愛問。盡心知性。何以爲生知安行。先生曰。性是心之體。天是性之原。盡心卽是盡性。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知天地之化育存心者。心有未盡也。知天如知州知縣之知。是自己分上事。己與天爲一事。天如子之事父。臣之事君。須是恭敬奉承。然後能無失。尙與天爲二。此便是聖賢之別。至於天壽不貳其心。乃是教學者一心爲善。不可以窮通天壽之故。便把爲善的心變動了。只去修身以俟。命見得窮通壽夭。有箇命在。我亦不必以此動心。事天雖與天爲二。已自見得箇天在面前。俟命便是未曾見面。在此等候相似。此便是初學立心之始。有箇困勉的意在。今却倒做了。所以使學者無下手處。愛曰。昨聞先生之教。亦影見得功夫。須是如此。今聞此說。益無可疑。愛昨曉思格物的物字。卽是事字。皆從心上說。先生曰。然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發。便是意。意之本體。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如意在於事親。卽事親便是。

一物。意在於事君。卽事君便是一物。意在於仁民愛物。卽仁民愛物便是一物。意在於視聽言動。卽視聽言動便是一物。所以某說無心外之理。無心外之物。中庸言不誠無物。大學明明德之功。只是箇誠意。誠意之功。只是箇格物。

先生又曰。格物如孟子大人格君心之格。是去其心之不正。以全其本體之正。但意念所在。卽要去其不正。以全其正。卽無時無處不是存天理。卽是窮理。天理卽是明德。窮理卽是明明德。

又曰。知是心之本體。心自然會知。見父自然知孝。見兄自然知弟。見孺子入井。自然知惻隱。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若良知之發。更無私意障礙。卽所謂充其惻隱之心。而仁不可勝用矣。然在常人。不能無私意障礙。所以須用致知格物之功。勝私復理。卽心之良知更無障礙。得以充塞流行。便是致其知。知致則意誠。

愛問。先生以博文爲約禮功夫。深思之。未能得略。請開示。先生曰。禮字卽是理字。理之發見可見者。謂之文。文之隱微不可見者。謂之理。只是一物。約禮只是要此心純是一箇天理。要此心純是天理。須就理之發見處用功。如發見於事親時。就在事親上學存此天理。發見於事君時。就在事君上學存此天理。發見於處富貴貧賤時。就在處富貴貧賤上學存此天理。發見於處患難夷狄時。就在處患難夷狄上學存此天理。至於作止語默。無處不然。隨他發見處。卽就那上面學箇存天理。這便是博學之於文。便是約禮的功夫。博文卽是惟精。約禮卽是惟一。

愛問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以先生精一之訓推之。此語似有弊。先生曰。然。心一也。未雜於

人謂之道心。雖以人僞。謂之人心。人心之得其正者。卽道心。道心之失其正者。卽人心。初非有二心也。程子謂人心卽人欲。道心卽天理。語若分析。而意實得之。今日道心爲主。而人心聽命。是二心也。天理人欲不並立。安有天理爲主。人欲又從而聽命者。

愛問。文中子韓退之。先生曰。退之。文人之雄耳。文中子賢儒也。後人徒以文詞之故。推尊退之。其實退之去文中子遠甚。愛問何以有擬經之失。先生曰。擬經恐未可盡非。且說後世儒者著述之意。與擬經如何。愛曰。世儒著述。近名之意不無。然期以明道。擬經純若爲名。先生曰。著述以明道。亦何所効法。曰。孔子刪述六經。以明道也。先生曰。然則擬經獨非効法孔子乎。愛曰。著述卽於道有所發明。擬經似徒擬其迹。恐於道無補。先生曰。子以明道者。使其反朴還淳。而見諸行事之實乎。抑將美其言辭。而徒以譎譎於世也。天下之大亂。由虛文勝而實行衰也。使道明於天下。則六經不必述。刪述六經。孔子不得已也。自伏羲畫卦。至於文王周公。其間言易如連山歸藏之屬。紛紛籍籍。不知其幾。易道大亂。孔子以天下好文之風日盛。知其說之將無紀極。於是取文王周公之說而贊之。以爲惟此爲得其宗。於是紛紛之說盡廢。而天下之言易者始一。書詩禮樂春秋皆然。書自典謨以後。詩自二南以降。如九丘八索。一切淫哇逸蕩之詞。蓋不知其幾千百篇。禮樂之名物度數。至是亦不可勝窮。孔子皆刪削而述正之。然後其說始廢。如書詩禮樂中。孔子何嘗加一語。今之禮記諸說。皆後儒附會而成。已非孔子之舊。至於春秋。雖稱孔子作之。其實皆魯史舊文。所謂筆者。筆其舊。所謂削者。削其繁。是有減無增。孔子述六經懼繁文之亂天下。惟簡之而不得。使天下務去其文。以求其實。非以文教之也。春秋以後。繁文益盛。天

下益亂。始皇焚書得罪。是出於私意。又不合焚六經。若當時志在明道。其諸反經叛理之說。悉取而焚之。亦正暗合刪述之意。自秦漢以降。文又日盛。若欲盡去之。斷不能去。只宜取法孔子。錄其近是者而表章之。則其諸恠悖之說。亦宜漸漸自廢。不知文中子當時擬經之意如何。某切深有取於其事。以爲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天下所以不治。只因文盛實衰。人出己見。新奇相高。以眩俗取譽。徒以亂天下之聰明。塗天下之耳目。使天下靡然爭務修飾文詞。以求知於世。而不復知有敦本尙實。反朴還淳之行。是皆著述者有以啓之。愛曰。著述亦有不可缺者。如春秋一經。若無左傳。恐亦難曉。先生曰。春秋必待傳而後明。是歇後謎語矣。聖人何苦爲此艱深隱晦之詞。左傳多是魯史舊文。若春秋須此而後明。孔子何必削之。愛曰。伊川亦云。傳是案。經是斷。如書弑某君。伐某國。若不明其事。恐亦難斷。先生曰。伊川此言。恐亦是相沿世儒之說。未得聖人作經之意。如書弑君。卽弑君便是罪。何必更問其弑君之詳。征伐當自天子出。書伐國。卽伐國便是罪。何必更問其伐國之詳。聖人述六經。只是要正人心。只是要存天理。去人欲。於存天理去人欲之事。則嘗言之。或因人請問。各隨分量而說。亦不肯多道。恐人專求之言語。故曰。予欲無言。若是一切縱人欲滅天理的事。又安肯詳以示人。是長亂導奸也。故孟子云。仲尼之門。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此便是孔門家法。世儒只講得一箇伯者的學問。所以要知得許多陰謀詭計。純是一片功利的心。與聖人作經的意思正相反。如何思量得通。因嘆曰。此非達天德者。未易與言此也。又曰。孔子云。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孟子云。盡信書。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孔子刪書。於唐虞夏四五百年間。不過數篇。豈更無一事。而所述止此。聖人之意可知矣。聖人只

是要刪去繁文。後儒却只要添上。愛曰：聖人作經，只是要去人欲，存天理。如五伯以下事，聖人不欲詳以示人，則誠然矣。至如堯舜以前事，如何略不少見？先生曰：羲黃之世，其事闕疎，傳之者鮮矣。此亦可以想見其時，全是淳龐朴素，略無文采的氣象。此便是太古之治，非後世可及。愛曰：如三墳之類，亦有傳者。孔子何以刪之？先生曰：縱有傳者，亦於世變漸非所宜。風氣益開，文采日勝。至於周末，雖欲變以夏商之俗，已不可挽。況唐虞乎？又況羲黃之世乎？然其治不同，其道則一。孔子於堯舜，則祖述之；於文武，則憲章之。文武之法，卽是堯舜之道。但因時致治，其設施政令，已自不同。卽夏商事業，施之於周，已有不合。故周公思兼三王，其有不合，仰而思之，夜以繼日。況太古之治，豈復能行？斯固聖人之所可略也。又曰：專事無爲，不能如三王之因時致治，而必欲行以太古之俗，卽是佛老的學術。因時致治，不能如三王之一本於道，而以功利之心行之，卽是伯者以下事業。後世儒者許多講來講去，只是講得箇伯術。

又曰：唐虞以上之治，後世不可復也。略之可也。三代以下之治，後世不可法也。削之可也。惟三代之治可行。然而世之論三代者，不明其本，而徒事其末，則亦不可復矣。

愛曰：先儒論六經，以春秋爲史。史專記事，恐與五經事體終或稍異。先生曰：以事言，謂之史；以道言，謂之經。事卽道，道卽事。春秋亦經，五經亦史。易是包犧氏之史，書是堯舜以下史，禮樂是三代史。其事同，其道同，安有所謂異？

又曰：五經亦只是史。史以明善惡，示訓戒。善可爲訓者，特存其迹，以示法；惡可爲戒者，存其戒而削其事。

以杜奸。愛曰：存其迹以示法，亦是存天理之本然。削其事以杜奸，亦是遏人欲於將萌否？先生曰：聖人作經，固無非是此意。然又不必泥着文句。愛又問：惡可爲戒者，存其戒而削其事，以杜奸，何獨於詩而不刪鄭衛？先儒謂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然否？先生曰：詩非孔門之舊本矣。孔子云：放鄭聲，鄭聲淫。又曰：惡鄭聲之亂雅樂也。鄭衛之音，亡國之音也。此是孔門家法。孔子所定三百篇，皆所謂雅樂，皆可奏之郊廟，奏之鄉黨，皆所以資暢和平，涵泳德性，移風易俗，安得有此？是長淫導奸矣。此必秦火之後，世儒附會，以足三百篇之數。蓋淫泆之詞，世俗多所喜傳。如今閭巷皆然，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是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爲之辭。

愛因舊說汨沒，始聞先生之教，實是駭愕不定。無入頭處。其後聞之既久，漸知反身實踐，然後始信先生之學爲孔門嫡傳，舍是皆傍蹊小徑，斷港絕河矣。如說格物是誠意的工夫，明善是誠身的工夫，窮理是盡性的工夫，道問學是尊德性的工夫，博文是約禮的工夫，惟精是惟一的工夫，諸如此類，始皆落落難合。其後思之既久，不覺手舞足蹈。

右曰仁所錄

陸澄問：主一之功，如讀書，則一心在讀書上，接客，則一心在接客上，可以爲主一乎？先生曰：好色則一心在好色上，好貨則一心在好貨上，可以爲主一乎？是所謂逐物，非主一也。主一是專主一箇天理。

問立志。先生曰：只念念要存天理，即是立志。能不忘乎此，久則自然心中凝聚，猶道家所謂結聖胎也。此天理之念常存，訓至於美大聖神，亦只從此一念存養擴充去耳。

日間工夫覺紛擾則靜坐覺懶看書則且看書是亦因病而藥處朋友務相下則得益相上則損

孟源有自是好名之病先生屢責之一日警責方已一友自陳日來工夫請正源從傍曰此方是尋着源舊時家當先生曰爾病又發源色變議擬欲有所辨先生曰爾病又發因喻之曰此是汝一生大病根譬如方丈地內種此一大樹雨露之滋土脈之力只滋養得這箇大根四傍縱要種些嘉穀上面被此樹葉遮覆下面被此樹根盤結如何生長得成須用伐去此樹纖根勿留方可種植嘉種不然任汝耕耘培壅只是滋養得此根

問後世著述之多恐亦有亂正學先生曰人心天理渾然聖賢筆之書如寫真傳神不過示人以形狀大略使之因此而討求其真耳其精神意氣言笑動止固有所不能傳也後世著述是又將聖人所畫摹倣謄寫而妄自分析加增以逞其技其失真愈遠矣

問聖人應變不窮莫亦是預先講求否先生曰如何講求得許多聖人之心如明鏡只是一箇明則隨感而應無物不照未有已往之形尚在未照之形先具者若後世所講却是如此是以與聖人之學大背周公制禮作樂以文天下皆聖人所能爲堯舜何不盡爲之而待於周公孔子刪述六經以詔萬世亦聖人所能爲周公何不先爲之而有待於孔子是知聖人遇此時方有此事只怕鏡不明不怕物來不能照講求事變亦是照時事然學者却須先有箇明的工夫學者惟患此心之未能明不患事變之不能盡曰然則所謂冲漠無朕而萬象森然已具者其言何如曰是說本自好只不善看亦便有病痛

義理無定。在無窮盡。吾與子言。不可以少有所得。而遂謂止此也。再言之十年。二十年。五十年。未有止也。他日又曰。聖如堯舜。然堯舜之上。善無盡。惡如桀紂。然桀紂之下。惡無盡。使桀紂未死。惡寧止此乎。使善有盡時。文王何以望道而未之見。

問靜時亦覺意思好。才遇事便不同。如何。先生曰。是徒知靜養。而不用克己工夫也。如此臨事便要傾倒。人須在這上磨。方立得住。方能靜亦定。動亦定。

問上達工夫。先生曰。後儒教人。纔涉精微。便謂上達未當學。且說下學。是分下學上達爲二也。夫目可得見。耳可得聞。口可得言。心可得思者。皆下學也。目不可得見。耳不可得聞。口不可得言。心不可得思者。上達也。如木之栽培灌溉。是下學也。至於日夜之所息。條達暢茂。乃是上達。人安能預其力哉。故凡可用功。可告語者。皆下學。上達只在下學裏。凡聖人所說。雖極精微。俱是下學。學者只從下學裏用功。自然上達去。不必別尋箇上達的工夫。

持志如心痛。一心在痛上。豈有工夫說閒話。管閒事。

問惟精惟一。是如何用功。先生曰。惟一是惟精主意。惟精是惟一功夫。非惟精之外復有惟一也。精字從米。姑以米譬之。要得此米純然潔白。便是惟一意。然非加舂簸篩揀。惟精之工。則不能純然潔白也。舂簸篩揀。是惟精之功。然亦不過要此米到純然潔白而已。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者。皆所以爲惟精。而求惟一也。他如博文者。卽約禮之功。格物致知者。卽誠意之功。道問學。卽尊德性之功。明善卽誠身之功。無二說也。

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聖學只一箇功夫。知行不可分作兩事。

漆雕開曰。吾斯之未能信。夫子說之。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曾點言志。夫子許之。聖人之意可見矣。

問寧靜存心時。可爲未發之中否。先生曰。今人存心。只定得氣。當其寧靜時。亦只是氣寧靜。不可以爲未發之中。曰。未便是中。莫亦是求中功夫。曰。只要去人欲存天理。方是功夫。靜時念念去人欲存天理。動時念念去人欲存天理。不管寧靜不寧靜。若靠那寧靜。不惟漸有喜靜厭動之弊。中間許多病痛。只是潛伏在。終不能絕去。遇事依舊滋長。以循理爲主。何嘗不寧靜。以寧靜爲主。未必能循理。

問孔門言志。由求任政事。公西赤亦任禮樂。多少實用。及曾皙說來。却似耍的事。聖人却許他。是意何如。曰。三子是有意思。有意必。便偏着一邊。能此未必能彼。曾點這意思。却無意必。便是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無入而不自得矣。三子所謂汝器也。曾點便有不器意。然三子之才。各卓然成章。非若世之空言無實者。故夫子亦皆許之。

問知識不長進如何。先生曰。爲學須有本原。須從本原上用力。漸漸盈科而進。仙家說嬰兒。亦善。譬嬰兒在母腹時。只是純氣。有何知識。出胎後。方始能啼。既而後能笑。又既而後能識。認其父母兄弟。又既而後能立。能行。能持。能負。卒乃天下之事。無不可能。皆是精氣日足。則筋力日強。聰明日開。不是出胎日便講求推尋得來。故須有箇本原。聖人到位天地育萬物也。只從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上養來。後儒不明格物之說。見聖人無不知無不能。便欲於初下手時。講求得盡。豈有此理。又曰。立志用功。如種樹然。

方其根芽猶未有幹。及其有幹。尙未有枝。枝而後葉。葉而後花實。初種根時。只管栽培灌溉。勿作枝想。勿作葉想。勿作花想。勿作實想。懸想何益。但不忘栽培之功。怕沒有枝葉花實。

問看書不能明如何。先生曰。此只是在文義上穿求。故不明。如此。又不如爲舊時學問。他到看得多。解得去。只是他爲學雖極解得明曉。亦終身無得。須於心體上用功。凡明不得。行不去。須反在自心上體當。即可通。蓋四書五經。不過說這心體。這心體卽所謂道心。體明卽是道明。更無二。此是爲學頭腦處。虛靈不昧。衆理具而萬事出。必外無理。心外無事。

或問。晦庵先生曰。人之所以爲學者。心與理而已。此語如何。曰。心卽性。性卽理。下一與字。恐未免爲三。此在學者善觀之。

或曰。人皆有是心。心卽理。何以有爲善有爲不善。先生曰。惡人之心。失其本體。

問。析之有以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有以盡其大而無餘。此言如何。先生曰。恐亦未盡。此理豈容分析。又何須湊合得。聖人說精一。自是盡。

省察是有事時存養。存養是無事時省察。

澄嘗問象山在人情事變上做工夫之說。先生曰。除了人情事變。則無事矣。喜怒哀樂。非人情乎。自視聽言動。以至富貴貧賤。患難死生。皆事變也。事變亦只在人情裏。其要只在致中和。致中和只在謹獨。

澄問仁義禮智之名。因已發而有曰然。他日澄曰。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是性之表德邪。曰。仁義禮智也是表德。性一而已。自其形體也。謂之天。主宰也。謂之帝。流行也。謂之命。賦於人也。謂之性。主於身也。謂之

心心之發也。遇父便謂之孝。遇君便謂之忠。自此以往。名至於無窮。只一性而已。猶人一而已。對父謂之子。對子謂之父。自此以往。至於無窮。只一人而已。人只要在性上用功。看得一性字分明。卽萬理燦然。

日論爲學工夫。先生曰。教人爲學。不可執一偏。初學時。心猿意馬。拴縛不定。其所思慮。多是久欲一邊。故且教之靜坐。息思慮。久之。俟其心意稍定。只懸空靜守。如槁木死灰。亦無用。須教他省察克治。省察克治之功。則無時而可間。如去盜賊。須有箇掃除廝清之意。無事時。將好色好貨好名等私。逐一追究。搜尋出來。定要拔去病根。永不復起。方始爲快。常如貓之捕鼠。一眼看着。一耳聽着。纔有一念萌動。卽與克去。斬釘截鐵。不可姑容。與他方便。不可窩藏。不可放他出路。方是真實用功。方能掃除廓清。到得無私可克。自有端拱時在。雖曰何思何慮。非初學時事。初學必須思省察克治。卽是思誠。只思一箇天理。則得天理純全。便是何思何慮矣。

澄問。有人夜怕鬼者。奈何。先生曰。只是平日不能集義。而心有所慊。故怕。若素行合於神明。何怕之有。子莘曰。正直之鬼。不須怕。恐邪鬼。不管人善惡。故未免怕。先生曰。豈有邪鬼能迷正人乎。只此一怕。卽是心邪。故有迷之者。非鬼迷也。心自迷耳。如人好色。卽是色鬼迷。好貨。卽是貨鬼迷。怒所不當怒。是怒鬼迷。懼所不當懼。是懼鬼迷也。

定者心之本體。天理也。動靜所遇之時也。

澄問。學庸同異。先生曰。子思括大學一書之義爲中庸首章。